

# 廊桥之乡的“祖孙桥事”

周华诚

乡间小路弯弯绕绕，车上导航几次把我带到路穷水尽处。艰难倒车出来，重新踏上另一条路，直到眼前出现一座安静的小村庄。四面森林田野，溪流穿村而过。山谷中间的村庄，暮春的气息里飘荡出隐约的草木香气。

我拨通吴学养的手机，他说在一座桥边等我。“转过几座房子，看到几棵大树，一拐弯能看到一座新的廊桥。”

1981年出生的吴学养建造了这座巨大的木拱廊桥。在闽浙交界的浙南泰顺县雅阳镇雅阳溪自然村，这小小的村庄里有两座廊桥。老桥叫普宾桥，建于清嘉庆二十六年（1821年），距今刚好是200年。那是一座木结构的平梁廊桥，长13.60米，桥屋宽4.25米，跨径8.54米。这座古老的木桥在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在距离老桥100多米远的地方，新建成的这座廊桥叫永和桥，建成于2021年。这是一座秀美的三重檐木拱廊桥，宽度5米，单孔跨度12米，桥的两头各连着一座两重檐的桥亭，整座廊桥长约40米，气势宏伟地雄踞于溪涧之上。它与一旁的古老大樟树及远近村庄相映成景。

桥不动，溪水云影在动。

鸟在山间鸣唱，带来时间的消息。

我和年轻的古建与廊桥营造技艺传承人吴学养在桥上相见。他指给我看那些精致的木构件，讲解这座桥与其他廊桥的异同之处；他把一根粗大廊柱的底座推开，那根柱子居然悬空而毫无问题。还有那些来自不同名家的题词悬挂在桥的高处，表达了人们在这座廊桥上赋予的所有美好祝愿。

## 廊桥边有个“守桥婆婆”

有老娘满头银发，拄一拐杖，颤颤巍巍来到桥头，抚摸廊柱。

“这是我奶奶，今年刚好100岁啦。”吴学养说着，上前搀扶老娘。老人家听不懂普通话，但她每天都会出门来走一走，一定会去看一眼古老的普宾桥，也会摸一摸崭新的永和桥。从前，她是老桥头茶亭里的“守桥婆婆”，守护廊桥的同时也给来往行人烧水煮茶。转身之间，晨昏交替，时光不觉就已老去。

溪与山、树与桥、人与自然，仿佛在此形成对话。一座老桥，一座新桥，中间隔着100多米，也隔着200年时光，两座桥仿佛在此完成了某种穿越时空的连接。

在这座偏远的小山村里，前一代人与后一代人，也仿佛在这条流水潺潺的雅阳溪上，完成了一种精神的传递。

吴学养没有见过的事情很多——他在这座村庄里出生的时候已经很晚了。

普宾桥最为热闹的时光，他当然不曾见过。他把我们带到普宾桥上，廊桥的木头地板留下了光滑的痕迹，那是无数行人用脚底磨出的印记。木板上有些地方留下了深浅不一的圆窝，那是面容熟悉的过往挑担客在桥上歇息时，扁担支地受力而磨出的印记。桥头古道青色条石铺地，石头也被200年间走过的无数行人的脚掌磨得极是光滑。

这条古道上，曾行走过多少人啊。

廊桥南桥头的几间简陋驿站，又在风雨中接纳过多少位疲惫的挑担客。

吴学养听说，现在看起来地处偏僻的普宾桥，当年曾经无比热闹。这里是方圆几十里的交通枢纽，也是人来人往的物流中心。这条路，便是沟通浙闽两省的“桐山大道”，福建省的福鼎古称桐山，从浙江省的泰顺县，通往福建省福鼎市，普宾桥便是这条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节点。用现在的话说，这是一条国道——国道上的普宾桥，建造时曾得到泰顺、寿宁、桐山、平阳、柘荣等两省五地群众的捐助。

桥是路的一部分。泰顺山高路远，交通不便，许多货物都得靠双肩挑进挑出，廊桥便是古道上挑担客歇脚的地方。歇脚的人多了，自然就有了交易，有了集市。农忙一过，桥头搭出戏台，做木偶戏的人在此演出，每天下午和晚上都有戏看，一时之间，热闹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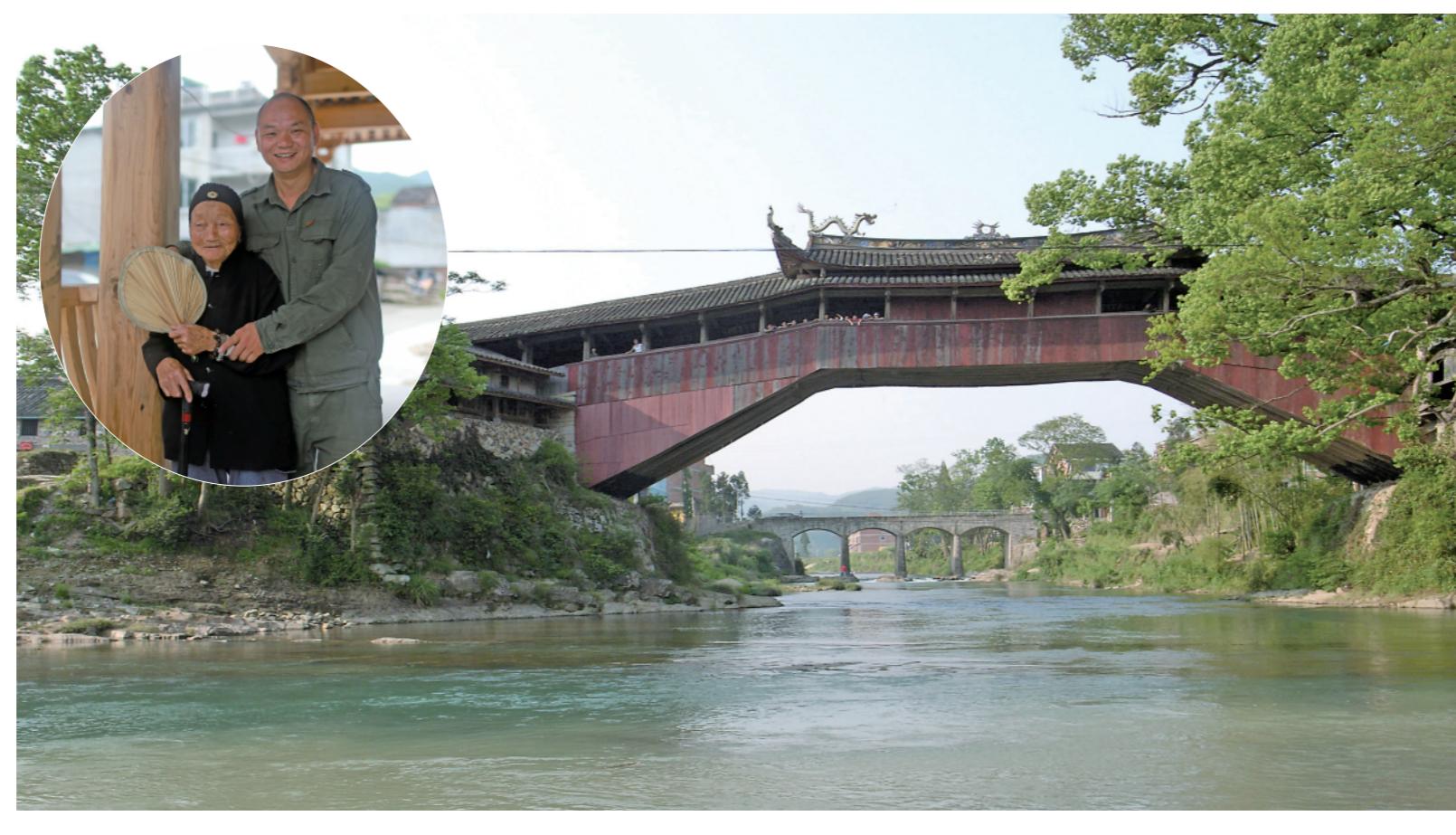
吴学养当然也只是听说，他奶奶当年在村里烧茶给路人免费饮用，所居的茶亭也是群众捐助的，当时建桥的钱还有一部分没用完，工匠们顺手就建了一座双层的木茶亭。那时挑担客真是辛苦，从桐山出发，要一天一夜行程，150里路走完，才能到达罗阳。为了赶路，中途不能有长时间的休息，只能在茶亭和廊桥休憩一小时，茶亭有一大碗茶水可饮，自然是好事。

那时候，吴学养的爷爷生了病，不能做什么重活，奶奶便在桥头茶亭烧水施茶，给来往行人提供便利。免费施茶，怎么维持生计呢？自有朴素的办法——茶水是免费的，为了糊口，奶奶再做些当地小吃九层糕，行人饿了渴了，喝两碗茶，吃几块米糕。农历八月收稻谷，奶奶就拿个竹篮子，去附近几个村庄收青谷。那时稻米精贵，田间收割过后遗漏下的稻穗，村民们约定俗成，谁都不拾掇，要特意留给“守桥婆婆”来捡拾。奶奶把土地里遗漏的零星稻穗连同泥巴都扫回来，晾晒，清理，把谷子碓成米，把米磨成粉，把米粉炊成九层糕。香香的九层糕，奶奶自己不舍得吃，不知慰藉了多少艰辛挑担客的辘辘饥肠。

货物必须及时送到目的地，一担货物，最少100多斤，从桐山挑到罗阳，大约有五块银元收入。挑担客干的是长途跋涉的重体力活，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，也舍不得花费太多，几个小钱填个肚子，歇了歇，力气回到腿脚上，便又重新挑起沉沉的担子赶路去了。



小图：吴学养和奶奶在廊桥前合影。 作者供图



大图：泰顺古廊桥。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

家中有四个男孩、两个女孩，因为养不起，还把其中两个男孩送给别人养。就这样艰难的处境下，“守桥婆婆”靠着起早贪黑施茶做点心，维持着基本的生活。

大多数时候，奶奶就守着桥，望着桥。你看吧，这座普宾桥上，什么样的行人过客都走过，不仅有商人和挑担客，还有求取功名的士人或江湖游医术士。风雨天气，乞丐在桥上将就过夜；寒冬腊月，官员赶路也会在此借宿。世间的人，谁不艰辛？可都是古道上日夜不息的匆匆过客呀。

奶奶守着桥，望着桥，普宾桥也在守着这家人，望着这家人。

直到有一天，很多人不辞遥远跑来看泰顺的廊桥，也来看雅阳溪的普宾桥，吴学养他们才回过神来——原来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廊桥，居然是文物，居然有这么高的价值。

吴学养带我们去看普宾桥，也带我们看古道。现在的古道上，人迹罕至，荒草漫道。只有布谷鸟的声音在山谷里传得很远。

## 修廊桥的“吴木匠”

吴学养的父亲是个木匠，很早就出门谋生了。父亲的木匠活做得好，一直跟着人在寺庙里做活。福鼎、平阳，这些地方都去，人家叫他“吴木匠”。寺庙里的古建活儿细，一做就是两三年。三个寺庙做下来，就是十年过去了。几个寺庙做下来，一辈子就过去了。

吴学养12岁时，小学没毕业就出门谋生了——弹棉花、打棉被，这是下半年的营生，上半年还得做别的活。1994年，他去了温州机械厂做工。过了两年，又去做印刷厂小工。17岁去了泗溪，跟着姨父学木匠，做古建。姨父名叫包松庆，今年也90多岁了，年轻时长在福建福鼎、浙江泰顺这些地方做寺庙古建。那时候缺木匠师傅，木工很吃香。家中没有什么门路，父亲跟姨父说，要不就让学养跟着你，混口饭吃吧。就这样，吴学养做起了木匠。姨父在村子里给观音阁做藻井。那时候，一个师傅一个藻井做下来，就得花上一年时间。

跟着师傅干活，吴学养又给临水宫做起了维修。道观官庙和廊桥之类的古建筑，维修是很要紧的。通常是一帮师傅一起做，有时三四人，有时六七人。吴学养记得很清楚，那时候通常都是村里人轮流管饭，也就是说，木匠师傅们吃的都是“百家饭”。吃饭由“首事”张罗。“首事”就是牵头做事的人，明天谁家管饭，后天谁家管饭，一桩桩安排好。做木工留下的木屑就留谁家用。

在北涧桥对面的临水宫维修，“首事”很上心，还派了个村里的老人，每天晚上来给吴学养他们讲故事，讲跟北涧桥相关的传说故事，讲跟临水宫和村庄相关的风土人情、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，一件一件讲过来。时间长了，当地的人情世故、文化习俗就都懂了。

当徒弟时，不过是放放瓦条、椽条。时间一长，学到的东西就多了。吴学养干活卖力，也爱琢磨，活儿干得漂亮，师傅很喜欢，指点也多一些。干了两三年，吴学养想着自己出来做事。同村还有个玩伴，只比吴学养小两岁。那一年，吴学养20岁，他18岁，就认了学养做师傅，两个人结伴出门，揽活去了。

不出门不行，可出了门，才刚有手艺，没人敢叫你做活。后来普宾桥北的马仙宫年久失修，眼看要塌掉了，村里没有钱，也找不到人修缮。吴学养和徒弟思来想去，决定自己上。

马仙宫里供的是马仙。马仙，也叫马仙娘、马天仙、马夫人、马氏真仙等，对浙南和闽东的民俗文化有深刻的影响。村民每月初一、十五，逢年过节，都会到庙里马仙娘娘前烧个香，求个平安。

修马仙宫没有钱，这年轻的师徒二人，甚至

连上山砍树的事都包了。从正月头上开始动工，到农历九月收尾，总算完成。学艺难，修复古建更难。古建里面的文化深、讲究多。比方说雕一

一条龙，五爪是金龙，四爪就是蟒，一般地方，蟒可以用，金龙就只有皇家才能用。4根柱子代表一年四季，24根柱子代表24个节气，365根柱子代表一年。吴学养是边做边学。传统古建里，还要讲究风水、结构、力学、美学、实用、经济等。

传统与现代、实用性与美观性、实用性与艺术性……一样一样去琢磨，越琢磨，越深奥。

木匠行当里，还流传一句话，“鲁班不识字，打叉的就是”。家有家规，行有行律。木匠师傅的传承，大多是依靠口传心授的模式——师傅说说，徒弟听听，悟性好，记住了就记住了，悟性不好记不住，那就更得吃苦。

木匠行当里，还流传一句话，“鲁班不识字，打叉的就是”。家有家规，行有行律。木匠师傅的传承，大多是依靠口传心授的模式——师傅说说，徒弟听听，悟性好，记住了就记住了，悟性不好记不住，那就更得吃苦。